



红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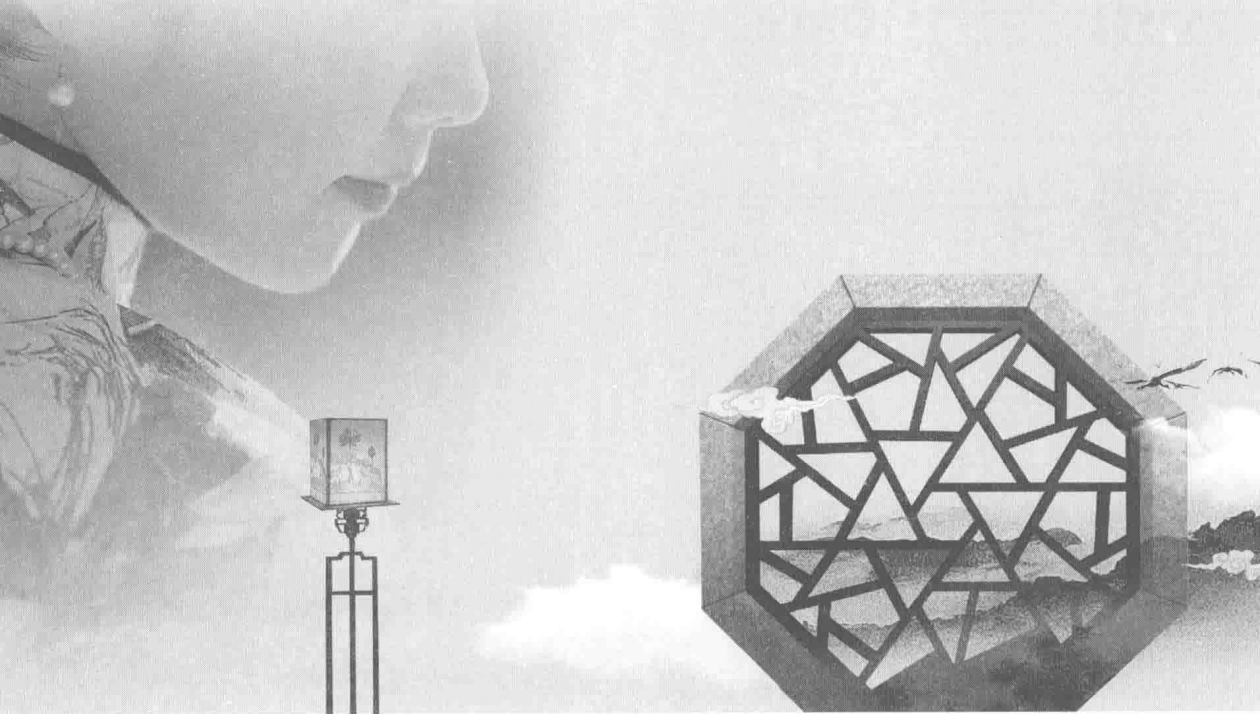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成刚 ■ 著

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美故事
一个关于五个如莲般美丽女性不同命运的传奇
故事跌宕起伏，爱情委婉凄迷，催人泪下……

十年精心磨砺，不负字字珠玑

中国文史出版社



红莲

长篇小说

成刚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莲/成刚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034-6438-6

I. ①红… II. ①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24739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策划编辑: 有 森 王兆星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75 字数: 364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民国二十二年初冬，泉城济南突降暴雪。

这样的大雪即使是在多雪的北方也很少见，下了整整一天一夜；当大雪在黎明前骤停，最后一片雪花悄然落下的时候，火车站德式塔楼上雄浑的钟声刚刚敲响六点。

整座城市尚笼罩在明暗交错之中，黯淡的雪光辉映出它灰白的面孔。尽管这场大雪已把满城都遮盖在白色之下，但仍难掩它的破烂不堪。清早起来，无数烟囱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向天空排放着烟尘，这些烟尘如章鱼的触角一样在厚重的雾霾下肆意地行走，行人走在街头便嗅到一股浓重刺鼻的煤烟味。市民们也早早地从低矮的住房和窝棚里钻出来，开始一天乞讨般的生活。小商小贩们推车挑担沿街叫卖，乡下的逃荒者也纷纷向行人乞讨。一时，黄包车的铃声、小商贩的叫卖声和着商铺老板驱赶乞讨者的叫骂声混成一片，整个城市混乱而嘈杂。

徐如莲乘了一辆黄包车，夹杂在行人中匆匆赶往火车站。

雪后的早晨十分寒冷。她特意选乘一辆经过改装带有包厢的车子，不单是保暖，更重要的是遮人耳目，但坐进去温度跟外面并没有区别。

车轱辘碾过硬邦邦的地面，发出咕咕嘎嘎的声响。出门前徐如莲特意穿上了件厚厚的贴身棉袄，脖子上围了围巾，寒气还是无孔不入，不久就冻得手脚冰凉，眉毛和发梢上都结了白白的一层霜。

“当，当！”沉闷的钟声似乎永远那么从容不迫，然而在徐如莲听起来却像一道催令符，离发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黄包车夫仍在距离车站几条街的地方缓慢行走。徐如莲挑开帘子，尽量用缓和的语气提醒车夫走快一点。

车夫嘴里哈着白气，上气不接下气地道：“小姐，这已经是最快了，路太滑，有力气也使不上！”

“只能听天由命了！”徐如莲叹了口气。

徐如莲是省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转过这个学年就要毕业了，但一件事却使得她的命运变得莫测起来。自“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了东北，山东各地，尤其是省会济南的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徐如莲就是激进的学生会成员之一。

其实，日本人的魔爪早就伸向了山东，五年前这里就曾发生了震惊





全国的“济南惨案”。当时，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日本人暂时撤出了济南，由国民党接管，但是国民党接管以后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大肆捕杀抗日志士和进步青年。济南女子师范发起了学生上街支持共产党人进步主张的运动，于是，当局便停了学校的课，同时对参与学生采取拘捕和迁移相结合的手段，逐出济南。

徐如莲就在黑名单里，当局要求她最晚今天上午投案自首，并在学校外布了暗哨，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要不是校长趁着跑操，让进步同学们混在队伍里出了校门，她能不能逃过便衣特务的眼睛都很难说。在这种情况下，她恨不得一步离开这座黑暗的城市。

天渐渐亮了，已经看见火车站高高的塔顶了。这座火车站具有典型的德式风格。那伸向天空的高大钟楼充分体现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理念，但设计者又巧妙地改换形状，在四周装上了时钟，既方便了旅客又颇具创新性。

徐如莲非常喜欢这座建筑，每次乘车，只要时间来得及，她都会在这座建筑里四处走走，体验它给自己留下的心仪感觉。这座宏伟建筑体现出建造者太多的人文思想。而今天，徐如莲没有心情驻足欣赏，离开车不足半个小时了，她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安全地通过检票口，登上六点三十分这趟火车，这样，她才能摆脱警察的追踪。

火车头喷出的巨大蒸汽团凝固了似的滞留在空中，偶尔响起的沉闷汽笛声清晰可闻，徐如莲这才松了口气，她离火车站只有一步之遥了。她太熟悉这里了，前不久她还和同学们在这里散发传单，从车站东边一条小巷可以避开站前广场，直通候车室。一般情况下，广场上会有警察巡逻，但候车室门前高高的石阶和绿化树会遮挡住他们的视线，只要躲过广场上的警察，她就能安全地进入检票口。

她选择一个僻静的路口，招呼车夫停下来。

她搭眼望去，小巷里空无一人。她正庆幸自己的决定，拎着皮箱走过去的时候，却发现雪地里躺着两个死人。

这是一男一女，从他们死去的姿势看，他们是相拥离开这个寒冷世界的。男人似乎想把最后的温暖给他的女人，但是仍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伤感，徐如莲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她想象不出这两个人是如何在这寒冷的街头熬过生命最后一晚的。

前面出现了几个要饭的孩子，争夺着从尸体上发现的一只破碗，而在路口，站了两个警察，正好堵住徐如莲要去的方向。

两个警察一胖一瘦，懒洋洋地站在雪地里。胖子的目光猎犬一般在行人身上嗅着，企图在这个阴郁的早晨嗅出点什么来，而瘦子却颇有兴致地看着孩子们争夺那只碗。

尽管徐如莲出门前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真正面对警察时心里还是紧张得怦怦直跳。要想进候车室只有走东边这一扇门，她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勇气从他们面前从容走过而不露一点声色。

但此时已不容她多想，随着脚步，她离大门越来越近了，她不可能再反身往回走。她向上拉了拉肩上的围巾，把脸和嘴都裹得严严实实，便径直朝前走过去。

临行前卢校长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尽快离开济南。昨天警察到学校抓人，被他严词拒绝，并遭到学生们的围攻，便改为校外抓人。不少同学都是在街上和车站被抓走的，说是遣返，实际上被关进了拘留所，家人拿钱赎都不行。

这一年徐如莲刚满十八岁，十八岁是女孩子的花季，涉世未深，但她比同龄的女孩子看上去更加成熟，举手投足带有一种成年女性的庄重与典雅。今天为了遮人眼目，她包了块蓝色的头巾，上身穿了件藏蓝色的棉袄，下身配了条黑色长裤，并且穿上一双黑布鞋，但即使这样，仍然掩饰不住步履间透出的青春气息。

好几个行人都对徐如莲朴素的穿戴产生了好奇。徐如莲也意识到自己的穿戴弄巧成拙，她有几分惊慌，步子也越走越快，后来索性一路小跑起来。

“俺的……俺先拿到的！”

一个孩子怀里抱着碗，吵嚷着朝徐如莲这边冲过来。她猝不及防被撞了一下，头上的围巾滑落开来，显露出齐耳的短发。

孩子的手脚麻利，掠过她的头巾就跑。

徐如莲站在原地呆住了，也不敢叫喊。她倒不是可惜那块头巾，而是担心短发露出来，警察识破她的身份。

她迅速地俯身打开箱子，找出一顶帽子戴在头上，然后快步朝候车室走。只要跨过那道大门，就平安无事了。

偏偏这时候衣角被一只手拉住了……

一个要饭的小女孩，有七八岁的样子，小脸脏兮兮的，闪着乞求的目光。

“姐姐，行行好，俺娘病了，给点钱吧！”

与其说是衣服被牵住，倒不如说是小女孩的目光牵扯住了她。这是一双多么清纯的眼睛，她似乎相信面前的这位姐姐会满足她的要求。

徐如莲被她那乞求的目光触动了，掏出身上仅有的零钱递过去。

就是她这小小的善举暴露了自己，胖子用肩碰了碰瘦子。瘦子立马心领神会，把目光转向这边来。

双方只有十米的距离，徐如莲想逃走都来不及了。

胖子警察攥着根黑乎乎的警棍，在手心里敲打着，目光狐疑毋宁说是淫荡更确切。经验告诉他，他们苦等了一个早晨的努力没有白费，现在一



头猎物已经入网了。

他狞笑着问：“小姐，这大冷天的是要去哪里啊？”

徐如莲张了张嘴巴，却如鲠在喉，说不出话来，很久才支吾地说：“我回家！”

瘦子警察已经靠近了徐如莲，嬉皮笑脸地说：“回家，回哪儿的家？小姐，看你这身打扮，不会就是闹事的学生吧？”

他差不多都凑到徐如莲的脸上了。能闻到一股浓烈的口臭，她下意识地扭过头去，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然出现的情况。她想自己遇到了真正的麻烦，这两个警察是不会轻易放她过去的，只要稍加盘问，她便会露出马脚来，唯有镇定下来，跟他们斗智斗勇，才有逃脱的希望。

于是，她深吸一口气，转过身来，用平静的口吻道：“我不是闹事学生，我是外地来省城办事的。”

“呵呵，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胖子警察一怔，旋即更加淫荡地大笑起来，上下打量着她说，“你倒是说说，你是哪儿的？来省城办什么事？”

“为什么非要告诉你，你是谁？”徐如莲冷笑着说。

“我是谁？”胖子警察被呛得说不出话来。他有点气急败坏，“我是警察啊！我现在是问你，你怎么反问起我来了？”

徐如莲已经彻底冷静下来，她心里清楚，这些警察都是外强中干，只有从气势上压倒他们，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她冷冷说道：“你有什么权力问我！”

两个警察却偏偏不吃她这一套，胖子一边嘴里说着“你不说也行，那就跟我们去趟警局”，一边动手去拉她。

徐如莲本能地躲闪开，心里急速地思考着对策。如果被他们抓去，不但自己要遭罪，还会给学校和舅舅带去麻烦，但如果跑，她肯定跑不过这两个警察。再说火车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开，她能跑到哪儿？

正当她绝望的时候，突然从背后冲出一个黑衣小伙，一把拉过她挡在身后，冲着两个警察吼道：“你们想干什么？”

两个警察正窃喜抓到一名女学生，到上司那里领赏钱，没有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胖子气急败坏地说道：“羊群里跑进头骆驼，你充什么高人？”

黑衣小伙并没有理会他们的叫嚷，先冲着徐如莲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然后说道：“大小姐！师长和夫人都在车厢里等急了，你怎么还在这里磨蹭？”

等他说完，才转过身来对两个警察横眉冷笑道：“我看你们俩是不想在这里混了，敢对我们师长的千金动粗！”

两个警察吓了一跳，心想好端端地逮住了个学生，怎么突然就成了师





长的千金？忙打量眼前这人，只见他个头不过一米七，身穿藏青色的中山装，方头寸发，浓眉大眼。再仔细看，只见他体格健壮，身材匀称；腿如弓，站如松，一看就是习武练功之人。

这年头，乱世多英雄，什么样的神仙兴许都能碰上。胖子身在江湖多年，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立马换上一副笑脸，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位，你们师长是……”

小伙子冷笑一声：“说出来怕吓死你！听说过威震江北的护国军中将军袁平师长吗？要不要跟我到包厢里去认识一下？”

袁平这名字胖子从来没听说过，但是护国军的威风他倒是见识过，前不久一队国军从济南站向东开拔，就自称是护国军，他有个同事多管闲事差点让护国军的人给毙了。想不到他抓女学生又碰到了硬茬，立刻连连摇头道：“不，不，哪儿敢啊！还是免了吧。”

但他似乎对眼前这个穿便装的年轻人还持有怀疑，不死心地接上道：“我们也是执行公务，不得已而为之，我也不难为你们，只要求你们跟我们到局里走一趟，查验一下身份就放你们。”

说着，胖子又示意瘦子拉人。

黑衣小伙一看两个人还要动手，上前一步拦住他们，嘴里说着：“看情形两位还是不信我的话，那就跟我走一趟，咱们当面跟师长说！”

说罢，伸出手臂就去抓人。小伙子臂力惊人，只是轻轻一提，两个警察就踉跄地向前扑了一大步。俩人吃了一惊，心想真的遇上高人了，顿时都没了脾气。瘦子首先告饶道：“老弟息怒，我们怎么能不信。信了，信了！”

徐如莲刚才心里还在做着最坏的打算，这会儿猜出是有人来救她，故意打圆场道：“算了，他们也是执行公务，就不要为难他们了，我们走！”

说罢，挽起黑衣小伙的胳膊就想走开。黑衣小伙却不依不饶，点着两个警察的脑门厉声道：“我这是看小姐的面子，要不然，非要你们的好看！”

说罢，两人扬长而去。

警察唯唯诺诺地退到一边，直到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还惊魂未定，心里嘀咕，大清早的这么晦气，竟看走了眼，遇到什么师长的千金小姐，差点戳了马蜂窝。

等脱离了警察的视线，徐如莲才发现自己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并且还紧紧地挽着小伙子的胳膊，脸一红，马上把手抽了回来。

她从心里感激这位陌生的年轻人，若不是他出手相救，她今天怕是就回不了老家了。她想问问他的名字，突然听到身边有人大声嚷嚷着说：“陈老师，火车就要开了，票都检完了，你怎么才来？”

扭头看时，原来是几个穿校服的中学生围上前来，每个人手里都提着成捆的课本和教具，脸上现出焦急的样子。



被叫作陈老师的小伙子则板起脸，嗔怒地说：“叫什么，不是没耽误了吗！”

“你姓陈，还是老师？”徐如莲恍然大悟，笑起来，“原来你不是什么师长的保镖啊！”

几个学生都大眼瞪小眼地望着徐如莲，其中一个高个子学生好奇地问：“什么保镖？”

徐如莲想把方才历险的事告诉他们，却见陈老师瞪眼对那个学生道：“王宝斗，没你的事就不要瞎问！”然后，回头对徐如莲笑道，“小姐，刚才看见两个黑狗子找你的麻烦，就编了个谎话吓唬他们，请不要见怪啊！”

徐如莲想说，见什么怪，要不是你帮我，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呢，但是她说不出口，再多感谢的话语此刻也是多余，她只是记下这位好心人就行了。

她还想仔细打听一下这位老师的情况，只见黑衣小伙“哎呀”一声，说句“到点了！”便领着学生们急匆匆地朝检票口跑去。徐如莲看看墙上的表，离开车剩五分钟了，也急忙朝检票口奔过去，两个人竟连一个告别的招呼也没顾得上打。

2

徐如莲赶乘的这趟火车属于加开的临客，车厢破旧，到处都有种透风撒气的感觉。

火车缓缓驶出站台时，徐如莲再一次从车窗里眺望渐渐远逝的钟楼，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忧伤，她知道，也许该与这座风景秀丽的城市、与三年的大学生活说再见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徐如莲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直到摆脱了警察的纠缠，火车开出车站，她才意识到终于摆脱加在身上的那些桎梏和烦恼，可以彻底放松一下心情了。她突然觉得很累，差不多瘫软在座位上。

道轨在火车不停地喘息和碾压下向着东方蜿蜒延伸，犹如两条永不重合的伤口。路基两旁满是积雪，白色而单调，一如徐如莲这次寂寞的旅程。人们常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在这样的日子里，很少有人出门，车厢里只有零星的乘客。人们都缩了脖子，把厚重的棉衣裹在身上，用睡觉来打发这漫长寒冷的旅程。没有人跟她搭话，她孤独地坐在车厢的角落里。

徐如莲这才想起来，搭救她的那位陈老师是和她同时进站的，也许坐

同一趟车，所以她前前后后找了几节车厢，但没看到人影，连他带的那些学生也都地遁了似的，不免有些失望。

火车每到一个小站都会停下来，上来一些人又下去一些人，就这样走走停停。徐如莲深切地感觉到人生就如同这列火车，有人走进你的生活有人又走出去，和你命运交汇的只有那么几个人，而多数都是匆匆过客，都是些陌生的面孔。

她努力让自己打起精神，眺望着窗外的景色。平时徐如莲最喜欢坐车旅行，沿途的风景让她喜不自禁，但今天在车站险遭不测，特别是想到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学业，落魄回乡，竟觉得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无颜面对供养自己上学的舅舅，心情格外难以释怀。

现实生活中的徐如莲简单透明，如同一张白纸，最深刻的记忆只有母亲和舅舅两个人。骆家是盘龙镇赫赫有名的大户，始祖原籍湖北，明末清初的时候到盘龙镇做主簿，任满后就定居本地。由于骆家先人勤俭持家，经营有道，家业膨胀得很快。而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到来，加之战乱和朝代更迭，到了徐如莲的外祖父，也就是舅舅骆青山的父亲时，家境却一天天地败落下去。

当时戊戌变法失败，各地要求废弃科举、兴办新学的呼声很高。骆青山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不因循守旧，和好友李楠在县长的支持下整理书院学宫，改建学校，一跃成为盘龙镇最年轻有为的乡绅名流。

徐如莲的外祖父只有一儿一女，儿子骆青山，女儿骆青莲。家败不止，老太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错误地认为家境衰落是因为骆家三代一脉单传，于是亲自张罗着给儿子娶了两房媳妇。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大儿媳一直没有开怀，倒是二太太生了一个儿子，起名连生，想借谐音连生一群“带把儿”的儿子。可是，二太太接下来却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取名巧玉、巧凤。

与老爷子的想法相左，骆青山认为骆家破败是因循守旧造成的，想要重整山河，唯有借鉴西方的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他决定东渡日本去求学，到外面长长见识。

那年镇上来了一个天津卫的戏班子，骆家老爷子过大寿，就请到家里唱堂戏。戏唱得好不好没人知道，但女儿骆青莲却爱上了戏班子里的年轻戏子——小生“玉美人”徐长年。

这徐长年三八年龄，眉清目秀，扮相英俊。特别是他戏路宽博，文武兼擅，嗓音宽厚响亮。一曲《辕门射戟》把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二八少女唱得泪水涟涟。不久就传出骆青莲和徐长年幽会的事，闹得满城风雨。

那时已是清政府土崩瓦解后的民国初年，骆青山渐渐成为盘龙镇的新





学之秀。骆家老太爷把所有振兴家族的希望都押在儿女们身上。骆家的女子与戏子通奸并且怀子，这无论如何也是不体面的，于是骆家便召集族人在骆家祠堂里密谋对策。

那次族人具体商量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没人知道，但在一夜之间，徐长年远走他乡，骆青莲离奇死亡。有人说她跳了缚龙河，有人说她撞到了祠堂的石柱子上，一切都是猜测，没有现场。骆家人对此也是讳莫如深。

族人的审案还造就了两个后果，一是骆青莲的祭日正是徐如莲的生日，二是三天后骆青山就悄无声息离家出走，有人说去了日本，也有人说去了北平，一走就是数年。

徐如莲的名字还是舅舅起的，徐是父亲的姓，而如莲寄托了哥哥对妹妹青莲的思念。

徐如莲能够活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按照族里的规矩，凡本族未婚女子与外姓人通奸而生的孩子一律溺死，最好的结果也是远送他乡。舅舅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以死相逼，这才让骆老太爷和族长打消了邪念，把她交给下人收养，这下人便是徐如莲的奶娘花婶。

数年后舅舅回来了。这时候骆老太爷已经风烛残年，不久便一梦归西。骆青山不仅接管了骆家的祖业，而且渐渐步入盘龙镇的政坛。

徐如莲在花婶的看护和喂养下渐渐长大，此时新学之风在故乡日盛，她先上小后上初高小，接下来被舅舅送到了县上的女子学校读书，没等学业完成就考中了省里的师范学校。

如同静静流走的缚龙河水一般，徐如莲十几年的学生生活转瞬即逝，只留下一段朦胧的记忆。她稚嫩的童年根本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根本无法判断大人的是是非非，她只知道自己是一个从小就没爹没娘的孩子。

她很少听说有关父母的故事，只是偶尔从别人那里听得一些关于她家的闲话。有时候她会产生一种幻想，父母根本就没有死，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有时又朦朦胧胧地感觉到父母本来就是这个镇子上的人杀的，他们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把父母投进了缚龙河。

徐如莲一直生活在舅舅的庇护之下。

舅舅的家业发展得很快，原先祖上留下的几幢破旧老宅，在舅舅的经营下，几年就变成镇上首屈一指的庄园式大院了。

骆家大院在盘龙镇的西北角，占地近百亩，坐北朝南，盘踞在山脚一块凸起的高坡上。据说当初骆家看中这地方，是应了一位风水先生的话。风水先生告诉骆家，这里是一块“大风水”宝地，他在江湖上混迹多年，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风水宝地。这里前是缚龙河，后是卧虎岭，而骆家正好骑在一条龙背上。更奇的是就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两座圆圆的山头，风

水先生说这是两座香炉，站在高处看这山这水，卧虎岭像一只半伏半卧的猛虎，由西向东虎视眈眈，而骆家所在的山坡则缓缓由西北向东南隆起，在这两者之间，就是那两座圆形的香炉峰。每天早上太阳从这两座山峰中间升起来，映照着缚龙河水，恰似一只老虎守卫着一条俯身饮水的巨龙。傍晚的时候，夕阳西下，这里又是一番情景，日照香炉，紫烟缭绕，恰似人们供奉的香炉一般。

风水先生称这里早晚要出一位大人物。果然！这大人物就是骆青山。

骆家大院建得古色古香，可以用尽善尽美来形容。骆青山特别喜欢易经，对古建筑有其独特的见解，园子里的建筑都是他亲自设计的。

骆家大院跟北方的建筑风格相近，又有不同。北方的建筑多坚固耐用，但非常粗陋，而骆家大院既有北方建筑的坚固，又有江南庭院的灵秀。骆青山把一个大院分成若干小院，每个院子都用花墙隔开，外层建筑轻盈剔透，曲径长廊，而核心的院子则在靠近河堤的一边，修得格外坚固，有个月牙门穿墙而过。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分为两层，能从暗道上下出入。四个墙角设有瞭望台，既可御敌，又可览景。

骆青山的高明之处是修筑这样一座坚固的深宅大院，从外面看起来却完全没有城堡的感觉，倒更像是一座儒雅的书院。院子里除了种了些花草之外，还栽种了一些较名贵的花木。尤其是堂屋前面，左边一棵白丁香树，右边一棵紫丁香树，每到春天枝繁叶茂，花香四溢，别有一番洞天。

和骆家大院一墙之隔的是镇上的学宫，但已破旧不堪。后来镇上学宫撤并，骆青山买下了它，将其中的大殿和斋房修缮改建，充作了家庙和后花园，并和后门房相通。大舅妈和二舅妈住东院，佣人们住西院，院中一条鹅卵石路通向徐如莲上学的地方，那地方叫文竹院。

文竹院是舅舅用来教孩子学习的地方，徐如莲、表哥连生和表妹巧玉、巧凤最初都是读着“人之初，性本善”从这里走上新学的。表哥从小顽皮，喜欢恶作剧。两个表妹也长大了，在县师范读书。徐如莲和他们联系甚少，她大半的时间都在外念书，对舅舅的家人只是记忆里的模样。

一晃数年过去了，故乡依然如故吗？徐如莲脸上浮升起一丝淡淡的怅然。她再一次把目光转向车窗外，看着那皑皑的白雪，突然有种莫名的伤感，不知道这伤感何来。

临行的头一天晚上，她给舅舅打了个电话。舅舅在她退学的问题上并没有难为她，而是告诉她只要平安回去就好，形势有好转，还可以随时续修她的学业。“我和你们学校的卢校长有过一面之缘。我已通过省教育厅的朋友打过招呼，保留你的学籍，你可以随时回去续修完学业。”

她仍犹豫着，一下子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舅舅爽朗地笑了，说回来也有她忙的，育才中学是她的母校，他已经





跟李校长谈过了，回来就到他那儿去报到。

“育才中学？可是……”她一下子没有听明白舅舅的意思。

舅舅笑起来，他的声音总是充满磁力：“不是让你去当学生，是当老师。眼下学校里正缺教员，你又是女子师范的高才生，他们正求之不得呢！”

徐如莲眼前不由得浮现出育才中学的情景——那是一所偌大的校园，就在美丽的缚龙河边上。学校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有一位总是面色冷峻、一丝不苟的校长——李楠。

李校长和舅舅是同乡，也是一介书生，当年舅舅离家出走，他也去了北平。曾投身孙中山，又和汪精卫有过一段私交，由于志趣不同才各奔东西。后来已经成为盘龙镇区长的骆青山两上天津、北平，游说军界和商学界的同乡回乡办教育，李楠这才回来做了育才中学的校长。

李楠为人处世十分低调，崇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为人之道，他和骆青山平时很少走动，只限于工作上的交往。当时骆青山募捐到二十万大洋交给李校长自行支配，但李楠坚决不从，放出话来，他只管学校的教学，如果非让他管理这笔捐款，他就辞职。不得已骆青山只得安排专人保管这笔钱，李校长随用随提。

徐如莲曾多次听过他的课，有时李校长来舅舅家，也总跟她打招呼。每次来他总是站在门口，从不进屋，谈完工作就转身走人。他清癯的面孔、沉稳的性格都给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想到能在他的手下当一名教员，徐如莲霎时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这时，火车已越过长白山脉，延绵起伏的大地在灰暗的天空下格外苍茫。家乡近在咫尺了，徐如莲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忽然想到由于太仓促，竟忘了通知舅舅来接站。少小离家老大回，又冰天雪地的，她还能否认得回家的路？

故乡，转眼间已经多年没有回来了。

3

火车到站的时候，天色竟有几分放晴。肚子有些饿了，看天色尚早，徐如莲决定先去吃早饭。

火车站位于盘龙镇的最南端，过去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小站，然而由于它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几十年间竟发展成为一座繁华的商埠旱码头。

镇上几乎有一半人靠铁路为生。一踏上这片土地便可强烈地感受到它

的繁荣。站台上到处堆积着木材、煤炭和其他物资。尽管经济不景气，但来自南北方的货物还是堆得跟山似的。一列列火车喷云吐雾，驶进驶出。虽说天气寒冷，但那些装卸工们却光着膀子，在身上搭了块粗布，扛着沉重的麻袋，晃晃悠悠地走在站台的翘板上，他们古铜色的脸和脊梁上挂着的不知是雪水还是汗水。

这里同样下了雪，街道上泥泞不堪。由于到处是煤屑的飘散，虽然雪刚下过不久，但已很难辨别出颜色了。

出了车站有一片很大的工棚区，都是吃铁路饭的穷人们住的地方。天气好转，女人们忙着铲雪，小孩们则聚集在一块儿玩耍。当那些女人们看到学生打扮的徐如莲时，都好奇地停下来打量她。

她已经走到盘龙镇最繁华的地段。说是繁华地段，其实就是一条斜街。街道很窄，百米长，清一色的石板路。街道两旁散落地开着一些旅馆和商铺。那些仁丹和花露水广告牌五颜六色，历经风吹雨打，已经变了颜色，破烂不堪。几家门厅和过道里坐着些涂了粉的女人，不断地撩起棉帘子向外张望，看见有客人们走过，就换上一副妖艳的笑脸，扭动着过于臃肿的身子，发出一声声虚假的问候，当见到那些男人们并无光顾的兴趣后，纷纷咒骂着钻回屋里去。

徐如莲后悔从这条街走，但这又是通往盘龙镇最近的路。生活在这种地方的女人都是操皮肉生意的，她虽然对于她们的生活状况知之甚少，但看到她们对生活的麻木态度，还是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愤懑。

肚子咕咕叫了，拐角处有一家馄饨铺子，徐如莲挑帘而入。

铺面不大，却很敞亮。铺子中间生着一只炭炉，看样子刚刚点着，空中尚有股浓浓的烟味。店主把桌凳擦拭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又刚从寒冷中走进来，徐如莲感到一股暖风扑面而来。

铺子里没有人，铁锅里的开水冒出一股作料的香气。

“掌柜的，来碗馄饨。”她试探性地喊。

有人应着，撩起帘儿从里屋出来，是位老人，穿着青色棉袄，头戴棕色的毡帽，典型的北方人打扮。这让徐如莲感到十分亲切。

冰天雪地的有客来，老人显然很高兴。

“闺女，刚下火车吧？你只管坐着，保你一会儿就吃上热乎乎的馄饨。”

老人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说完，便一头扎进里间里。

徐如莲坐在桌子前，正在沉浸在亲切的乡音里还未曾缓过神，老人已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放到了跟前。

“闺女，先吃着，俺到对面火烧铺里给你拿两个热火烧过来。”

火烧是这里的特产，用麻汁和香油和上面，放在鏊子上烙的，又酥又



香。徐如莲实在是饿了，应了一声，便自顾低头吃起来。

正吃得津津有味，听得门外有说话声，抬头看时，走进来几个人，显然也是乘坐同一趟车的旅客，其中一个进门就嚷着：“大爷，每人来一碗馄饨，两个火烧！”

见无人应答，喊声又大了一个音阶。

徐如莲只好替人回答：“大爷出去了，马上就回来。”

“这么不巧！”来人低声嘟囔了一句，正待转身，突然惊喜地叫了起来，“原来是你呀！”

徐如莲有些惊诧，在这陌生的地方有谁会认识她？就扭头一瞧，也愣住了，原来是在省城遇到的陈老师。

他身后那几个提着书的同学，也都愣在那里。

真是巧遇！徐如莲笑起来：“这个世界真小，没想到我们还是同路！”

陈老师不安地搓着手，连声说：“是啊，是啊！早知道坐一块儿啊，也好说说话。”

徐如莲点点头，说：“可是……没见你们在车上啊！”

一旁，学生王宝斗抢着道：“为了省钱，我们和陈老师坐的是闷罐车，最后一节，你怎么能找得到我们！”

“原来是这样啊！”徐如莲恍然大悟。

陈老师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大方地伸出手：“我叫陈浩然，在育才中学当体育教员，不知您是……”

“我呀！”徐如莲被他的爽快感染了，也伸出手同他握着，自我介绍道，“我叫徐如莲，在济南女子师范读书，刚好回盘龙镇……探亲。”

她撒了一个谎。

“你是徐如莲？”陈浩然轻轻一怔。虽说只是极浅的一个表情，但还是被女性敏感的目光捕捉到了。徐如莲眉黛轻扬，含笑问道：“怎么，你听说过我？”

“不，不……”陈浩然连忙改口，“我只是觉得你这个名字很好听。”

躲在陈老师身后的王宝斗这时候插话道：“不是名字好听，而是徐小姐人长得好看，所以我们陈老师才英雄救美，都可以编成戏了。”

陈老师嗔怪道：“鸡蛋没有缝也没憋死你！”

徐如莲见他们师生这么融洽，不由得笑了。

这时候，去拿火烧的老人回来了，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忙着给他们下馄饨。

徐如莲高兴起来，刚才还愁着不认得回去的路，正好遇到他们，可以同路了。陈浩然却突然改变了态度，一面低头喝着馄饨，一面说：“没问题，没问题，只是……我们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距离还很远呢！”





这让徐如莲一时摸不着头脑，特别是那个叫王宝斗的学生，也觉得老师的脸变得太快了，瞪眼望着他。

陈浩然瞪他一眼道：“看什么看，快吃饭！”

徐如莲有趣地嘟囔道：“其实也没什么，都到了镇上了，我自己走也能回得了家。”

“还是一起吧！”陈浩然听了她的话，反而又大方起来。

等大家闷声不响地吃过饭，徐如莲便跟在他们后头往镇上走去。看到学生手里拿着那么多的文具用品和教科书，徐如莲就想雇辆黄包车，但陈浩然说什么也不答应，说走路身子暖和。

“那我也不叫车了。”徐如莲说。

陈浩然不等她说完，就帮她拎起皮箱，健步如飞地走了。

徐如莲半路上认了个同乡，心里很高兴，想跟上陈浩然的脚步，却有些吃力。看来他似乎有着某些戒备，总是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其实，初听到陈浩然是育才中学老师的时候，徐如莲心里一阵惊喜，这次落脚的地方便是这所中学。虽然说她曾经在这所学校上过学，比较熟悉和了解学校，但毕竟过去了很多年，时过境迁，她很想知道学校的变化。再说今天回乡有惊无险，这对于她来说，是难得高兴的事。

而徐如莲根本没有意识到，陈浩然反常的态度却是出于一种小心和谨慎。本来他和徐如莲根本不认识，是两个世界的人；如果说在火车站邂逅纯粹是偶然的话，那么在小馄饨铺里再一次相遇，便有了一些必然的联系。特别是当她说出名字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女子也许会在他今后的生活中扮演一个挺重要的角色，情绪自然变得不自然起来。

陈浩然自从两年前到盘龙镇育才中学任教，就听说了骆家的事，也认识了骆区长。两个人一个是地方政府官员，一个是普通的教员，生活在不同的阶层和空间，平时鲜有接触。这次去省城带学生参加培训，邂逅徐如莲，实属意外。听李校长说，骆区长的外甥女就要来校任教，在他的想象里，富贵人家的子女大多都高贵刁蛮、目中无人，而眼前这位女子不但随和而且善解人意，这让他一时难以适应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和她相处了。

徐如莲当然猜不透这些，她只是简单地认为陈浩然不爱讲话而已，而且她也不希望别人过早知道她的情况，低调含蓄不张扬，这是她做人的基本原则。

两个人就这样相互掩饰和揣摩着共同走进盘龙镇。其实，徐如莲这时候更多的心思并不在陈浩然身上，她想得更多的还是舅舅，她对舅舅有种与生俱来的畏惧，这种畏惧甚至远远大于她即将面对的新生活。

平心而论，舅舅从未对她严厉过，相反，从小就非常喜欢她。她很小就失去了母亲，身体经常生病，到两岁时还不会走路，只是靠着花婢充足



的奶水才长大成人。

舅舅公务缠身，经常不在家，但只要在家，他便把徐如莲叫到身边，让她一个人在偌大的天井里玩耍，他则坐在天井里的文冠果树下，手拿一本书来读。更多的时候舅舅什么也不做，就出神地看她玩耍，常常一看就是一个下午。徐如莲害怕舅舅那种专注和深邃的目光，幽深得仿佛缚龙河水，她常在舅舅的目光里感到莫名其妙的颤抖，想永远地逃出那座深宅大院。

花婶带着一身奶香，总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来到身边，她似乎总能找出一些理由来搪塞主人，小声地对舅舅说：“先生，该吃饭了！”舅舅会迅速地从沉思中惊醒，对如莲摆摆手说：“下次再陪你玩！”然后起身走进那座属于他的叫“听雨轩”的书房里去。

“舅舅现在一切都好吗？”

徐如莲有种隐约的感觉，舅舅好似一只卧在深山密林里的猛虎，总有一天会呼啸山林。

4

盘龙镇是一座古老的镇子，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氏族聚居，渔猎开垦，繁衍生息，而从南北朝到宋武帝，这里就是郡县治所的住地，绵绵延续了一千五百余年。

说它是镇，实际却有着县城的规模。整个镇子被山水和平原包围着；这山是卧虎岭，这水便是缚龙河，山水之间便是肥沃的鲁中平原。

缚龙河河水湍急，河面宽阔，流经盘龙镇，把个镇子一分为二。一座石桥连着镇东镇西。这桥修得气派，高高的桥面一色的青石铺就，仅有河心一座桥墩支撑着。桥下洞宽数十米，可行得带桅杆的大船。桥上两边有高高的护栏，桥头各有一对石狮子；桥的中央镶嵌有两溜大的条石，形似铁轨，所以人们形象地称它为“双轨桥”。

双轨桥是镇中央的制高点。站在桥上向西眺望，骆家大院尽收眼底。它分新旧两座宅院，新宅是现在骆家人住的地方，而旧宅已经多年未曾住人和修缮，显得破旧不堪。

卧虎岭就在骆家大院的后面，这里山深林密，鲜有人能走近它。从镇子上山只有一条路，但这要绕过骆家大院，因此很少有人从这里走。另一种上山的途径便是走水路，顺河而上，绕过骆家，进入北面的蛤蟆湾，择